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 (下)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中外交通與邊疆史）



國家出版基金項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UND

SERIES OF
CLASSIC OVERSEA
STUDIES ON MODERN
CHINESE CULTURE

〔日〕白鳥庫吉。著 王古魯。譯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下）

〔日〕白鳥庫吉◎著 王古魯◎譯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
山西人民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日」白鳥庫吉著；王古魯譯．—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2015.12
(近代海外漢學名著叢刊／鄭培凱主編)

ISBN 978-7-203-09395-4

I. ①塞… II. ①白… ②王… III. ①歷史地理—
世界—文集 IV. ①K916-53

中國版本圖書館CIP數據核字(2015)第289309號

塞外史地論文譯叢

叢刊主編 鄭培凱

著者 「日」白鳥庫吉

譯者 王古魯

責任編輯 秦繼華

出版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地址 太原市建設南路21號

郵編 030012

發行管銷 0351-4922220 4955996 4956039

0351-4922127(傳真)

天貓官網 <http://sxrmcs.tmall.com> 0351-4922159(電話)

E-mail sxskcb@163.com 發行部

sxskcb@126.com 總編室

網址 www.sxskcb.com

經銷者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出版社

承印廠 山西出版傳媒集團·山西人民印刷有限責任公司

開本 700mm×970mm 1/16

印張 24

字數 276千字

印數 1—2000冊

版次 2015年12月 第一版

印次 2015年12月 第一次印刷

書號 ISBN 978-7-203-09395-4

定價 72.00圓(十元)

目次

白鳥博士還曆小照

譯者敘言

【一】大秦國及拂菻國考·····	一
【二】條支國考·····	七五
【三】見於大秦傳中的中國思想·····	一〇三
【四】見於大秦傳中的西域地理·····	一五五
【五】拂菻問題的新解釋·····	二四三
【六】大秦的木難珠·····	二二三

見於大秦傳中的西域地理

原文見史記雜論第四十二篇（一九三一年）第四、第五、第六、第八各期

公元一八八五年德國學術界泰斗夏德氏公布傑作中國與東羅馬之後，以前久成東洋史方面難解問題的大秦傳及拂菻傳，至是似已告解決的了。余曾細讀此書，敬服著者識見高遠，並有多年懷抱的疑點，亦大都獲得解釋，愉快之情，無異黑夜獲得光明。然因其中亦有與余意見相異之處，所以亦曾於明治三十七年在本誌上揭載大秦國及拂菻國考一文，廣求學術界批判。夏德氏之書，與世人相見，迄今已歷六十餘年（按白鳥氏此文於一九三一年發表），在此期內，泰西東方學的發展，固有極顯著的進步，惟就大秦拂菻問題而言，雖有沙畹、夏德、伯希和等三人提出新說，細究其論點，僅限於此問題的局部，尙不足以使夏德氏的大體主張發生動搖。余自發表議論以來，亦有二十餘年，今日回顧此文，其中不無誤謬，或須增補，或有新見，所以在大正十五年（即民國十五年）內藤（虎次郎）博士還曆祝賀支那學論叢中曾發表條支國考一文，考證「與大秦問題有密切關係」的條支國，就是占據幼發拉底河下流流域波斯灣頭的「Mésène Kharcène」國；並於去年桑原（隲藏）博士還曆祝賀東洋史論叢中發表見於大秦傳中的中國思想一文，詳說漢魏史策所載大秦傳之中，含有中國人所幻想的漂渺之談。茲欲再考「見於大秦傳中」的地理，訂正增補舊日主張，最後並欲就條支國、大秦國的記事，加以歷史的考察。至於拂菻國，則擬俟他日，另稿發表新解釋，廣求學者相異的見解。

據後漢以及三國時代史籍，雖曾明白記載「大秦國一名犁靬國」，但對於犁靬國的位置，學術界至今仍然議論紛紜，尙爲難解問題之一。其癥結所在，完全由於史記大宛傳及漢書西域傳中所見的犁靬國與大秦國的位置不相吻合。如欲研究犁靬國與大秦國是否同一地方？在討論大秦問題之前，推論的順序，似應先就犁靬國地理考察。史記（卷百二十三）大宛列傳安息國條云：「其西有條枝，北有奄蔡犁靬」；又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條：「東與罽賓，北與撲挑，西與犁靬條支接」，均明白載出犁靬（即犁靬）方位，自安息而言，則在北方，自烏弋山離而言，則在西方。然以當時實際地域核之，可以明瞭此國位置，推定非易。漢代安息，當然就是西史中的「Parthia」，在武帝時代的前後，恰值此國版圖最爲擴張的時期，東自印度，西及幼發拉底河，南自印度洋而北達裏海。在此四境之中，與本文有關者，即係北境與西境。試舉前漢時代占據西北方面的諸國：在大雪山（Hindu-Kush）山脈之北，阿母河（Amu Daria）中流流域以上，有西史的「Bactria」，即漢史的大夏國；阿母河下流流域，有西史的「Kawarizm」，即漢史的騷潛國；又自騷潛西至裏海的地域，有西史的「Dae」，即漢史的大益國。上述諸國，莫不與安息國接壤。上述諸國的另一方面，即在今日的「Zarafsan」（即隋書所載的那密水）河流域，則有西史的「Sogdiana」，即漢史的粟弋國；自粟弋國西連戛斯（Kirghiz）平野，有西史的「Kangar」，即漢史的康居國；又自康居西達今日的鹹海裏海的北方曠野，則有奄蔡。前漢時代，奄蔡西境，究達何處？依據史記漢書記事，頗難推定。及至後漢，奄蔡改名阿蘭，見後漢書等書，徵諸西方記錄，即係「相當漢史阿蘭」的「Alan」人居地，以高加索（Kaukasus）山脈以北爲中心，占據東自裏海之北，西至黑海東北的一帶地方。所以史記大宛列傳所載「安息北有奄蔡」之句，如

作「安息、奄蔡之間，隔一裏海，遙遙相對」解釋，即可明瞭。又安息西北，有「Armenia」國，其北適當裏海、黑海交通要衝，當時雖有「Iberia」，「Albania」等小國，但漢史中絕未遺留關於此等國家的記載。且「Armenia」以西的小亞細亞半島，至宋代始爲華人所知，呼之爲拂菻。又其北方巴爾幹半島（Balkan Peninsula）的羅馬帝國之名，最初傳到中國，尚在唐代，當時呼之爲大拂菻。依據上述方法，考定安息國的北方及西北方的各國方位，而欲於其間，求一前漢時代華人所知的黎軒國，甚爲困難。

因此之故，求黎軒國於裏海、黑海以北，曠野之間，固屬不甚合理；即求之於小亞細亞及「Armenia」，亦甚爲困難，故藤田（豐八）博士推定其爲「裏海以南，波斯之北」的「Raghā」，亦可察知其苦心窮餘的結果了。試節述其論旨云，太古以來，波斯美地亞（Media）有宗教團體，稱爲「Magi」。以今日的德黑蘭（Teheran，波斯京城）附近「Raghā」爲根據，在波斯全土，形成一種特殊階級。無論其在敍里亞王國，或在安息王國時代，政治方面，此地雖僅爲屬州，然宗教方面，則自成一獨立團體，所以漢代張騫或即因此誤認其爲一國了。又「Raghā」與黎軒，音聲相類，且摩尼（Maji）之徒，行使眩術的形跡，亦散見於唐代記錄之中，故論定其與「漢代黎軒人巧於伎藝」的事實吻合（Li-hsün（黎軒）et Tatsuin（大秦），Memoirs of the Faculty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Taihoku Imperial University. Vol. I. No. I. p. 51—70）。然此等議論，其理由是否足以推定前漢時代黎軒爲安息國的「Raghā」，據伊雪導勒司（Isidorus von Kharax）及普列尼等氏之書，擴張安息國領土的密德立賓德一世（Mithridates I 公元一七一年至一三八一年）以「Caspian Gates」爲界線，分全國爲上下二道，上道置十二州，

下道置七州，“Raghā”屬下道稱下美地亞州。敘里亞王國盛時，美地亞設太守統轄，包含密德立、賓德王所置的卡立那（Karina），康巴賓尼（Kambadene）及上美地亞、下美地亞等四州。所以“Raghā”不過是美地亞中間一部分地域而已（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p. 54—55）。即令有所誤會，但張騫既親赴西域，決無「將狹小的安息國內一州與大國奄蔡並舉，而目為鄰接安息北境的地域」之理。而況安息國領土，尙擴大及於“Raghā”的東北與西北二面，故大宛列傳所記安息之北的黎軒國，就方位而言，擬之爲“Raghā”，亦頗不妥善。藤田博士所述的“Raghā”，“Raghā”應作“Rhaga”，“Rhagae”或作“Rhages”。“Judith”記之爲“Ragan”，伊雪導勒司記之爲“Rhagiana”，均屬外人發音之訛，原音爲“Rhaga”，“Rhagae”與黎軒一名，音聲相異，至於藤田博士舉摩尼之徒，行使眩術之例，以爲考定「黎軒即係“Rhaga”」的理由之一，但眩術係巫覡等博取信用的一種手段，使用者未必僅限於波斯國“Magi”一地。余對於藤田博士的議論，見解如是，可見其理由，均極薄弱，黎軒國究難決定爲“Rhaga”。

黎軒國既不能求之於安息國北方，則除求之於安息國西方外，別無可考途徑。武帝時代，鄰接安息國西境的，有敘里亞王國。此國係賽留克司·尼克多（Seleucus Nikator）所建設，其隆盛無比之時，國境頗大，統治曩日亞歷山大大王在亞細亞所征服的全域，其後國力漸衰，降及漢土武帝時代，國土縮小，其版圖僅限於敘里亞一地。然自建國以來，已歷一百八十餘年，文化方面，在當時西域諸國之中，尙佔優越地位，所以此國國名，決無不入耳中之理。因此，或有人疑大宛列傳的黎軒國即係敘里亞王國。信如此說，則安息國西方的國家，應目爲黎軒，然史記大

宛列傳以及漢書西域傳中所載鄰接安息西境的國家，係條枝（條支）而非黎軒。且黎軒既然即爲敘里亞王國，則此國應位於西域的極端。不過當時華人所信爲西域極西的國家，亦係條枝（條支）而非黎軒。此可取證於下列各條：史記（卷百二）大宛列傳條云：「安息長老傳聞，條枝有弱水，西王母，而未嘗見。」又漢書（卷九十）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條所記，完全與上條相同，並於其末尾加入「自條支乘水，西行可百餘日，近日所入」數語。據漢代神話，世界東西兩極端，均有仙境。東方日出之處，有蓬萊、方丈、瀛州三神山；西方日沒之處，則有西王母國。前漢時代，華人既信西王母國在條支國附近，則條支國即爲世界極西之處，條支之西，決無再容黎軒國的餘地。如上所述，黎軒一國，既不能求之於安息國之北，又不能求之於其西，所以方位變爲模糊不明了。但武帝時代華人，目擊黎軒國眩人，既係事實，則西域方面，確有此國，亦屬無可爭辯。惟欲研究此國究在西域何方？則此一問題完全須從其他方面考察。

關於條支國方位，余業已於條支國考中詳述，此係占據幼發拉底河下流流域波斯灣頭的“Mésène”國，其地適當古代交通路線的要衝。前漢時代，從東方經陸路而來的亞細亞客商，如欲自海道赴阿剌伯、埃及，必須在此處乘船，所以西域絕遼之地，漢人獨知有此國，亦決非偶然的了。漢人對於西域地理的知識，如果僅止於此，則彼等目此國爲世界的極西端，亦毫無足怪。條支係安息西南隅屬國，自其疆域考之，亦不過相當「安息國內一州」的小國而已。然史記大宛列傳，漢書西域傳莫不單舉條支爲鄰接安息西境的國家，果因何故？且當時安息領土，直達幼發拉底河，所以與此國西界土壤相接的主要國家是敘里亞王國，而二傳之中，對於敘里亞王國，均略而不記，又

屬何故？曩日余於條支國考中，解「條支」國號，以爲此二字卽係阿剌伯語“jezire”的對音，義爲「島」。自托洛山脈南至波斯灣所有達遏水、幼發拉底二河流域，希臘人與羅馬人均稱之爲美索不達米亞，此名在希臘語中，義爲「河間」，卽係阿剌伯語“jezire”的意譯。因此，前漢時代，安息等國，對於美索不達米亞，或者都用土語“jezire”（卽條支）呼之，而漢人自通商關係上所知的條支，或卽係此一流域南部的“Meene”國，所以史記及漢書的條支（支）傳中專載此國的情形了。此種假定，如果成立，則史記後漢書所載「安息西接條支」的條支，或卽指廣義的美索不達米亞；而史記後漢書中所見的條支傳，則指狹義的美索不達米亞卽“Mésène-Kharacène”國。美索不達米亞一地，自密德立賓德一世時起，卽收入安息國版圖，所以美索不達米亞如果卽係漢代的條支國，則安息國西方與本國一部分接境。此種情形，以敘述一國四至的文字而言，聞之殊甚玄妙。但安息國因統治上的必要，對於美索不達米亞諸國，僅徵職貢，其餘悉任自治。因之，以名義而論，是臣民；以實際而言，殆成獨立國家。史記（卷百二）大宛列傳條支國條所載「人衆甚多，往往有小君長，而安息役屬之，以爲外國」數語，頗能簡略敘出此種實際形勢。依據上述考證，漢代條支國卽係美索不達米亞，如果此地爲前漢時代華人所知的極西之地，則黎軒國不能求之於此一方面，亦更爲明白的了。

關於前漢時代史籍之中，顯示黎軒國方位的記事有二。其一見於上文所論證的史記大宛列傳安息國條；其一則爲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條所記「西與犁軒條支接，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據史記記事，黎軒國方位，頗難考究。惟漢書所載，我人據之能否推定此國所在？今試論證於下。漢書烏弋山離國包含西史的亞拉科西亞（Ara-

chosia) 及特蘭其亞那 (Drangiana) 所指的地方，其中心必係今日的阿富汗南部干達爾 (Kandahar)。此國名出現於漢土史乘，始於漢書，故史記大宛列傳中絕未提及此國。此種情形，究竟是否因張騫漏而未聞？抑因當時西域尙無此國？在討論之先，必須先行決定此一問題。據伊雪導勒司氏之書，密德立寶德一世分安息領土爲十八州之時，阿富汗南部亦歸入其版圖，而於此處置“Zarangiana (Drangiana)”及“Arachosia (白印度)”二州 (Gutschmid, Geschichte Irans, p. 55)。此二州完全與漢書烏弋山離國疆域符合。密德立寶德一世在位期間爲公元前一七一年至一三八年，適當漢文帝「前九年」至武帝建元三年。張騫之留寓大月氏王庭，據桑原 (隲藏)博士的推算 (張騫的遠征 發表於大正五年二月發行的續史的研究上。) 在公元前一二九年至一二八年之間，即密德立寶德一世辭世十年之後，所以亞拉科西亞、特蘭其亞那二州，即目爲尙隸屬於安息國版圖，亦無不可。信如此說，此二州果自何時起，獨立而爲烏弋山離國？徵之文獻，並無明白記載。但案密德立寶德大王之後，繼承安息王位的弗拉德二世 (Phraates II) 在公元前一二八年或一二七年，與薩加族 (Saka) 戰鬪陣亡，嗣位的阿爾太白奴一世 (Artabanus I) 又於公元前一二三年與薩加族中一種“Tochara” (即漢史的大月氏) 戰，負傷致死。阿爾太白奴一世之後，登安息王位的密德立寶德二世，係勇武之君，防禦薩加族，恢復國威，但自此時起，安息開始與羅馬接觸，而失卻發展國力於東方的機會了 (Wrote, Coins of Parthia, p. xx-xxii)。自上述情形推之，北方薩加族的南下占據阿富汗南部，想必在弗拉德二世至密德立寶德二世五、六年之間。而漢書的烏弋山離國大概就是指的薩加族所建設的國家，案侵入印度西北部 (尤其是“Pariāb”方面) 的薩加族始祖毛司王 (Mause) 的

年代，據貨幣學者之說，大概在公元前一二〇年至一〇〇年之間。而此薩加族，大概是從阿富汗南部侵入印度的，所以毛司王的治世，與烏弋山離國的建設，年代大約相同。烏弋山離國君主係薩加種，此可取證於漢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條「其錢獨文爲人頭，幕爲騎馬」，且此種貨幣形式，與印度及阿富汗等處所掘出的薩加族貨幣相同。

以上考察，如果不誤，則烏弋山離國實係「張騫辭去大月氏王庭六七年後，出現於東方」的國家，所以其名不見於史記大宛列傳之中，亦屬當然的了。由此而言，漢書所載關於此國的記事，必係在張騫之後所新得知識。試閱此書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條，載「東與罽賓；北與撲挑……接」。罽賓爲「Gandhāra」，撲挑爲「Kabul」，均與當時的地理相合，可以窺見其正確。然下文所云：「西與犂靬條支接」，又頗難與以適當的解決。案武帝時代，安息領域，自今日的波斯連綿及於美索不達米亞全土，所以位於阿富汗南部的烏弋山離國的西境，僅與安息一國相接。然漢書記載此國西境，不僅不舉安息，反列舉犂靬、條支，究因何故？又此書安息國條，載「北與康居，東與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則安息國似夾處於烏弋山離與條支之間。因之，此段記事，如果正確，則烏弋山離國條置條支、犂靬二國於此國之西，顯係錯誤；如果後者正確，則安息條中載烏弋山離在安息之東，亦必錯誤。無論如何，漢書編者的記事之中，不能不謂爲「有矛盾，有誤謬」。然此種觀察，純係今日對於西域歷史地理富有心得的學者之談，假令就漢書編者所有的地理知識觀之，別無若何矛盾與不合理之處無疑。然則，編者對於烏弋山離方面所指安息的方向，實際究抱若何見解？關於此點，最足以說明的記事，就是漢書（卷九十）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條，其記載「自玉門關，越葱嶺，通印度，經烏弋山離國，至安息」的路徑云：

『絕遠，漢使希至，自玉門關，出南道，歷鄯善而南行，至烏弋山離，南道極矣，轉北而東得安息。』

據此段文義，自漢玉門關至烏弋山離，南道盡於此處，別無可通西南的大路。於是，自此處赴安息都城，初取北向，後轉而西。本文中云『……東得安息』者，顯係『……西得安息』的誤寫。關於此條路徑，紀元前後享有盛名的希臘人伊雪導勒司氏所撰安息驛路誌（*Parthian Stations*），頗可與之印證。據此書，旅客自亞拉科西亞的都城“*Alexandriapolis*”起程，向北經特蘭其亞那州的夫拉（*Pura*），而達阿利州（*Arii*）的“*Alexandria*”（即今日的“*Herat*”）。復自此處，轉而向西，經尼西（*Nisea*，即今日的 *Nishapur*），而至安息（*Parthia*）都城“*Parthau*”（即漢書的番兜城）。此條路徑，漢書編者確有心得，故編者推定安息國在烏弋山離國的西北。如果依照上面的假定，則安息國條『東與烏弋山離……接』一句之中，『東』字下有略字，應書『東南』，方始正確。又後漢書（卷百）西域傳安息國條『南與烏弋山離接』一句中，『南』亦與上條相同，可解釋為『東南』二字的省略。又漢書烏弋山離國條，所以不舉安息為其西境鄰接之國者，實因安息偏於西北之故也。

自烏弋山離至安息的方位與路徑，雖可依據上述考證而明瞭，但烏弋山離至條支的路徑，則並不十分顯然。漢書（卷九十）西域傳烏弋山離國條，祇云：『行可百餘日，乃至條支。』又後漢書（卷百）西域傳德若國條，述及此條路徑云：『西南馬行百餘日，至條支。』記事甚為簡短，所以未能依據此種記事指出交通路線。但據上文所引漢書文字，則漢土赴西域的南道，至烏弋山離國而盡，假令將漢書本文『行可百餘日』的『行』字，從後漢書本文，易為『西南行』，則烏弋山離至條支的路線，亦決不是直西行或直西南行的。此條路徑，最初仍然是北行，後改西

行而至安息，復自此處西行而達條支的。漢代記錄之中，連載上述全段行程者不傳。然據伊雪導勒司氏的安息驛路誌，自“Parthia”至幼發拉底河的行程，其順序是“Caspian Gates”，“Ecbatana”，“Seleucia”，“Neapolis”據後漢書^(卷百十八)西域傳安息國條所述自安息國都城和犢城(Parthau)經阿蠻(Ecbatana)斯賓(Ktesiphon)而至于羅(Ura)的路線，與上引安息驛路誌所述，完全相同。驛路誌的“Neapolis”以及後漢書的于羅，都是到達「橫斷亞細亞大陸的大交通路線」的幼發拉底河的終點，適當交通的要衝。不過，赴“Neapolis”的旅客，則沿幼發拉底河北上，以期經過裘格瑪而至安的烏克；而經過于羅者，則由此河南下，而以到達波斯灣爲目的。因此，于羅的位置，大致較“Neapolis”稍偏南方。後漢書^(卷百十八)西域傳條支國條，述及條支國至安息國路徑云：「轉北而東，馬行六十餘日至安息。」由此可知自波斯灣頭的條支國至安息國，最初水路北行而抵于羅，復自此處乘馬東行而至安息都城的了。就相當“Mésène”的條支國而言，安息國在其東北。依據以上的考察，則安息國在條支國的東北，烏弋山離國的西北，而安息國南部“Kerman”，“Persis”，“Susiana”諸州，則完全爲漢代華人所未及知的地域。所以烏弋山離與條支，大致東西相對。而漢書編者似全憑案上的推測，遂記爲「烏弋山離國西與條支接」的了。我人苟細讀漢書的西域傳，注意其記述方法，即可明瞭此書往往對於二國之間所挾的不明地域，絕不顧慮，而逕書「相接」。漢書^(卷九十六上)西域傳敘難兜國疆域云：「南與罽羌，北與休循，西與大月氏接。」亦其一例也。難兜國據大雪山山脈南方娑夷水(Gilgit)河邊，並當中國通西域的南道，蓋南道所取路徑，大致是從中國新疆的皮山(Guma)，經葱嶺的塔什霍爾罕(Tash-kurghan)而赴“Kābul”河下流流域的罽賓的。又休循國

位於葱嶺北部阿拉衣 (Alai) 高原末端，適當疏勒 (Kashgar) 通 “Ferghana” (即當時的大宛國) 的北道。因此，此二國之間，尙挾葱嶺，其距離相隔頗大，而漢書編者則目爲二國相接。其故全在於漢人完全不知有葱嶺高原一帶地域。所以烏弋山離與條支相接云云，即目爲亦出於此種筆法，亦無不可。然西洋方面，前有特·基鈕·斯魯魯，後有曉夫 (Schoff)，海爾曼 (Hermann) 等諸學者；日本則有藤田博士，均拘泥於後漢書所載「自烏弋山離西南馬行百餘日而至條支」的文義，以爲即係橫斷起兒漫 (Kerman) 沙漠而至波斯灣的路徑。此種解釋，實係不明「漢書編者的心理與筆法」而生的謬見。假令漢代確有華人路經此線，豈有不知 “Kerman”，“Persis”，“Susiana” 等波斯南部諸州悉屬安息國版圖之理，則漢書西域傳中亦決不至於寫成「烏弋山離西與條支接」的了。然此書竟作如此記載者，正足以證明此路非漢人所知的了。

依據上述考證，漢書的記述條支在烏弋山離之西的原因，極爲顯然，但尙未能明瞭其何以將本文主題的犂亦置於烏弋山離之西？漢書編者，一如上文所述，置安息於烏弋山離的西北，又舉犂、條支二國於烏弋山離之西，顯然絕未參考「置犂、奄蔡於安息之北」的史記大宛列傳。且編者又以爲條支位於西域極端，而目爲鄰接安息西界的國家，可以窺見編者並未能擬犂於條支之西方或北方。犂與條支既然都是接觸烏弋山離西界的國家，則犂一國祇能求之於條支南方的了。條支南方，係波斯灣或印度洋，所以犂就要變爲海中的國家了。要而言之，祇就史記大宛列傳與漢書西域傳的地理而言，實難確切推定犂國的方位。

如果犂國的方位，既不能依據史記、漢書的地理推測，其勢必須向另一方面考察。試繙漢書（卷二十）地理

志，張掖郡屬縣之一，有驪軒縣。又讀漢書（卷六十一）張騫傳，其中有「初置酒泉郡，以通西北國，因益發使抵安息、奄蔡、聲軒、條支、身毒國」一節，其注云：「李奇曰：「軒音軒，」服虔曰：「聲軒，張掖縣名也。」師古曰：「抵，至也。自安息以下五國，皆西域胡也。聲軒即大秦國也。張掖、驪軒縣，蓋取此國爲名耳。驪、聲聲相近，軒讀與軒同，李奇音是也，服說非也。」初見於史記大宛列傳的黎軒一名，在漢書西域傳中作「犁軒」；張騫傳中作「聲軒」；後漢書西域傳中作「犁鞞」，同一國名，所用之文字頗不盡同，故地理志中所記的驪軒，一如顏師古所說，即目爲黎軒的異譯，亦無不可。閱漢書地理志中國西部，地當可通西域的要道之處，採取西域國名地名爲名者，除驪軒外，尙有二三。例如漢書地理志（卷二十八）上郡屬縣之一，有名龜茲縣者，其注云：「師古曰：「龜茲國人來降者，處之於此，故以名云。」又地理志（卷二十八下）張掖郡屬縣之一，有名居延縣者，此名似亦取自西域地名。後漢書（卷七十七）班超傳所載龜茲國之注云：「龜茲國居延城……南與精絕，西與且末，北與烏孫，西與姑墨接，」則「居延」爲龜茲國都城之名。試閱今日通行本漢書（卷九十六下）西域傳，載「龜茲國治延城」，所述四至，大致與後漢書注文相同。上引章懷太子之注，必有所據，故漢書的「延城」或係「居延城」之誤。漢代的龜茲，在今日則稱爲庫車（Kucha），古時亦稱「Küsan」，「Küsan」居延二字，今音作「Kü-jien」，而借「延」音成聲的「涎」字，則音「Sien」，故「居延」二字，在漢代或讀作「Kü-sien」，「Kü-sian」也許即係龜茲別音「Kü-sän」，「Kü-sän」的對音？漢代西域首都與國名相同者頗多。例如漢書西域傳中所載溫宿國王治溫宿城，尉犁國王治尉犁城，危須國王治危須城之類。有時國名與都城之名，亦有使用同名異譯者，如焉耆國王治員渠城，亦其一例也。龜茲國王治居延城，亦屬此類，龜茲爲「Kucha」的

對音；居延則爲“Kōsān”的對音，都是用以標識此國號異音的。前漢太初元年，上郡一縣所以名龜茲縣者，據顏師古之說，用以安置龜茲國降人，此說如確，則張掖郡所設的居延縣，想必亦是用以安置居延城的降人的了。此種解釋，如能成立，則張掖郡的驪軒縣，即目爲因驪軒人而有此名，亦無不可。中國的西北部，尤其是河西之地，在古代，實係西域方面入中國的唯一門戶，延至中古，此處尙爲胡商蕃客集合之所。因有此種關係，外商亦有永居此處而歸化中國之人，故前漢時代設縣收容，並沿用其母國名稱以名新縣了。此種推測，如爲事實所許，則前漢太初年間所以在今日的甘州（即當時的張掖縣）設置驪軒縣，大概亦因此地有入華經商而歸化中土的驪軒人之故也。在古代華人所稱爲「西域」方面，以商業立國之處，因其地理上關係，適當東西交通要樞，自然而有此種傾向。接近中國者，有東、西、土耳其斯坦人；相距較遠者，爲亞細亞西部的敘里亞人、阿剌伯人、希臘人等。其中成爲問題的犁軒人，爲相距絕遠的國民，自無待言，故不能以之比擬兩土耳其斯坦人，而必須目爲亞細亞西部國家的商人。史記大宛列傳雖並置犁軒與奄蔡於安息北方，但「連綿於裏海黑海北方一帶」的曠野之中，在漢代，係遊牧民族如奄蔡之類的住地，所以在此一帶地域內，頗難追求「曾有商人遠赴中土」的犁軒國。與其如此着想，則不如依照漢書編者班固的模糊推想其爲波斯灣及印度洋邊海上貿易繁盛所在之爲愈也。

依據「漢武帝時在張掖郡設置驪軒縣」的事實，可以推定入華的驪軒人是商人，並可推定驪軒國係亞細亞西部以商立國的國家。今進一步再縮小推測的範圍，則犁軒人在當時西域中以眩術著名。史記大宛列傳載武帝時獻犁軒（即驪軒）善眩人。藤田博士因犁軒善行眩術，故推定其爲「以波斯北部的“Phasa”爲中心」